

划龙船儿 快乐江上

□陶灵

人文

造龙船

龙船儿由龙头、龙尾和船体三部分组成，要请专门的掌墨师打造。龙船儿底部纵向有一根主筋，称龙筋，多用大船的桅杆做成。

往年的龙船儿可抬出来再用，不过放了一年，船体有了裂缝，需要修补。先从南竹上刮下竹瓢，也可用野生葛根，舂茸后调石粉、桐油做成油灰。再检查清理船板缝，往裂缝里嵌扎麻丝填实，然后灌油灰充塞。反复几次，船体内外裂缝都按这种方法补好。最后，龙船儿全身用石块打磨一遍，涂抹一层桐油，焕然一新。

龙船儿多用松木建造，古话说“水泡万年松”。有些地方上一年划完龙船儿，把它埋在河岸泥土里，含水，又与空气隔绝，不易腐朽。农历四月初八是民间浴佛节，佛祖诞辰日，多在这天清晨把龙船儿挖出来，称“起龙”。

川江一些贫穷的地方，没钱打造专门的龙船儿，选用木划子或木渡船代替。在船头仰放一条板凳，用树枝在凳脚上扎一个龙头，便成了龙船儿，桡手们照样快乐。

农历四月廿八，是龙船儿下水的黄道吉日，要先去庙里请龙头。龙头称“请”，不叫“抬”，是一种敬重。每年端午节后，龙头、龙尾送到龙王庙供奉，第二年端午节再请。龙头用整块木料雕刻而成，最好的用料是桧柏，木质细腻，耐腐蚀，散发芳香。两名未婚男子把雕龙头的木料送到一个专门的房子里，除了雕匠，其他人一概不能进入。雕刻前，雕匠须洗澡后换上干净衣服。雕刻期间，每顿吃素。

敲锣打鼓从龙王庙请来的龙头龙尾，不能直接安上龙船儿，要送到码头临时搭建的龙棚龙架上，为龙头“开光”。然后由领头人领着桡手，每人敬一炷香后，再小心翼翼请出。安上龙头龙尾，便点响一挂鞭炮，称之“醒龙”。这时，有人扯来一把青草，喂进龙嘴里，这叫“抢青”。仪式做完，二三十个桡手抬起龙船儿，一步一步涉入江中，水淹过了膝盖，才慢慢放下，先是船头，再是船尾。

龙船儿下水后，划着去各码头。每到一处，领头的人要倒立船头，表明诚心诚意。码头上有专人在岸边放鞭炮迎接。龙船儿在江面划三圈后靠岸，桡手们下船抽烟喝茶。龙船儿离开，主人送行时，为龙头披上七尺红绸，再送桡手每人一根三尺红绸头做腰带。龙船儿回到本码头，也放鞭炮迎接，同样划三圈后靠岸，抬下龙头和龙尾，送进临时龙棚供奉，第二天再请，不能留在龙船儿上过夜。

夜里有专人轮班照看龙棚，提防龙头和龙尾被偷去，参加不成比赛不说，还让人笑话，受人洗刷（意为奚落）。

每年农历三至四月，参加划龙船儿比赛的队伍，要在码头上公开竖起大旗才算数。比赛要造龙船儿、办服装、管桡手吃喝等，一系列开支太大，行内有一句俗语：“玩得起一条灯，划不起一条船。”意思是，划龙船儿比元宵节办龙灯会的开销要大得多。每年农历四月间，参赛队伍都派人举着会旗，拿起账本，去找商户、店主募捐。有钱出钱，有物出物，米行资米，肉店捐肉。只要找上门，都不会拒绝，多少都有所表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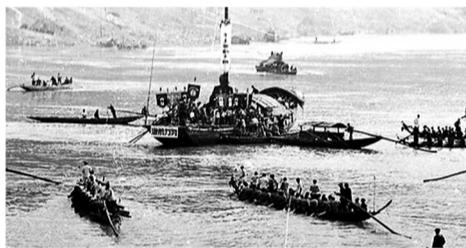
重庆城太平门码头历来水运繁忙，川东道、重庆府和巴县的各个衙门均设在这一带，商号、钱庄、酒肆也多，都愿捐助划龙船儿比赛。

赛龙船

农历五月初五，正式比赛划龙船儿，或选择对岸赛，或划逆水赛，看哪条“龙”先游到终点，夺得标旗。这才是端午节的高潮，江河两岸早早站满了大人细娃儿，一些生意人趁机摆上摊点，做生意看热闹两不误。有钱人家，一家或几家出钱，包租一只装饰漂亮的游船，携家人或亲朋好友坐在船上，追着龙船儿观赏。坐在游船上的有钱人为了取乐，比赛没开始时，不时抛出几只活鸭，让桡手去抢夺。技艺高超的桡手，抢到鸭子后，一手一只高举空中，竟从水里站立起来。这叫踩水，双脚不停地在水里运动，保持身体平衡。嘉陵江中游南充人划龙船儿，有抢醉鸭子的习俗，施放于江中的鸭子都被灌了烈酒。



20世纪80年代万州南门口码头江上的龙舟赛 选自《三峡鉴赏志》



1940年6月9日，重庆举行的端午节龙舟比赛。



1941年端午节嘉陵江上龙舟赛，岸上站满了市民。

比赛前“抢猪尿包”的游戏更有趣。吹胀后的猪尿泡像一只气球，漂浮在水面，每条龙船儿都去抢。猪尿泡体轻而表面光滑，本来到了手，生怕用力弄破了，一下子又滑脱，很难捉住。岸上的人看起来很着急，发出一阵阵“哟哟”的叹息声，帮着惋惜。

“宁荒一年田，不输一年船。”这是龙船儿桡手们的一句俗语。有一年，川江末段宜昌举办划龙船儿比赛，十里红鸭蛋青龙在初赛时输了，一个姓龚的桡手头气得把桅片一甩，回了家。桡手们决心正式比赛时赢回来，结果仍然输了。那个龚姓桡手头在家听到消息后，呕得卧床不起，三天后竟郁闷而亡。

晚清名将鲍超是奉节人，传说称病隐退回家期间，喜爱筹办赛龙船儿。因家里开煤矿，鲍大人领队划的是乌龙船儿，桡手为运煤船桡胡子，驾船本领强，又知水性。而他佑客的娘家人在江边碾坝熬盐，划白龙船儿。盐工天天从十几米深的井下扯卤水上来，然后挑至盐灶，耐力过人，是乌龙船儿的劲敌。每年端午节，这乌白两龙都要较较上劲儿。有一年乌龙在五月初五“头端午”、五月十五“大端午”连输给白龙，鲍大人不罢休，硬要在五月廿五的“赖端午”再比。川江人的“赖端午”顾名思义，端午节已过完，赖着再过一个。于是，老百姓编了顺口溜：“乌龙输得苦，要划赖端午。”鲍大人更“赖”：“我不赢，还要划六月六，划月半（七月十五），划八月十五！”他的桡手们一听，这么划下去，还挣钱养家糊口不？于是悄悄跟鲍大人佑客求情：“请夫人劝一下白龙，让一回，不然鲍大人不松手，我们一家老小要活命啊！”赖端午再比，白龙果真让乌龙赢了，鲍大人才心满意足。

川江有些地方龙船儿比赛结束，“吃鸭子”（意为排名垫底）的龙船儿要拆了重做，或者改龙头、修龙尾。

聪明的桡手，赛前会把草本植物白及的

茎捶出浆，合着生猪油一起，涂抹在船舷和船底上，表面非常光滑，在水中阻力减小，船速增快。也或用鸡蛋清、桐油、猪板油混合擦抹船体，稍干后，再遍抹熬成胶状的仙人掌汁，船体如鱼一样滑溜溜的了。夜里，龙船儿都有人照守，提防别的队伍派人悄悄潜入水中，往船底钉船钉，影响船速。

龙船儿的竞技指挥称“踩头”，开赛前，他领着桡手们点香烧纸祭祀，口中念道：“众清弟子，造下飞龙一只，三代公祖，老少亡人，一起请上神船。见船会船，见船赢船。”

“轰、轰、轰”，手铳火炮连发三声号令震天响，“咚、咚、咚……”急促的鼓点声中，一条条五彩缤纷的龙船儿，“嘿哟、嘿哟”地贴着水面向前蹿。这时的鼓点很重要，慢了，整条龙船儿的速度便慢了；快了，桡手跟不上节奏，达不到一齐发力的效果。鼓手一边打鼓，一边喊号子：“五月五是端阳，龙船儿下河闹长江……”为了不哑喉咙，鼓足劲儿，鼓手事先都吃了洋参。

江面的龙船儿开始都保持间距，途中为争道，少不了互相碰撞，眼看着桡手又挥起桅片干水仗，偏过船头逼旁边的龙船儿，不让上前……桡手们平时干的是力气活，这时相互不守规矩、相互捣乱，要的就是这种尽情尽兴的欢畅场面。有一年划龙船儿比赛，重庆城东水门码头的“黄辣丁”和太平门码头“老白龙”干水仗，抓扯了起来，相互谎称被打死了十多个人，死者说得有名有姓，还做了灵牌供在龙棚里。实际上双方都没死人，弄起热闹些。后来其他队伍出面调解，双方听劝、言和。

龙船儿赛结束后，各支队伍都要划到江心，把粽子馒头等食物纷纷抛进水里，与屈大夫告别，同时向龙王表示歉意，划龙船儿闹了江。完毕，龙船儿不掉头，倒着划回岸边。一年一次的龙船儿赛正式宣告结束。

川江的划龙船儿比赛，只在端午节这一天，但划来划去的习俗差不多有半个月。其实划的不是龙船儿，演绎的是一种快乐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